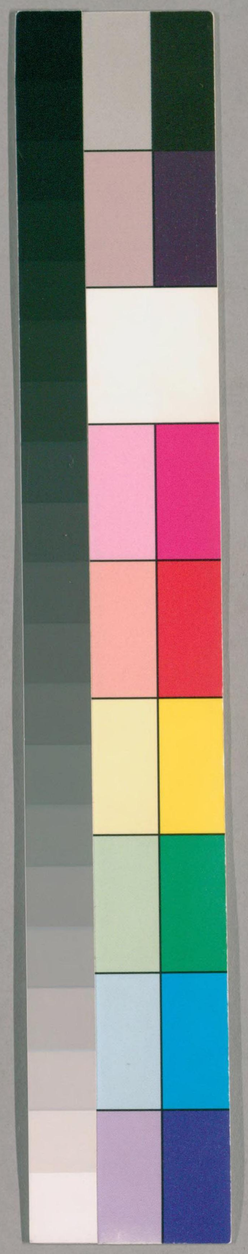
853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
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淫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
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耄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求不求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陳氏經曰逸樂人所好而逸樂人所惡然有甚於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猶愈爲之況有甚於艱難者苟以逸樂而促壽猶愈爲而不以艱難人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

鄭氏曰人莫不好逸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哉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

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自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歟○

蘇氏曰蘇氏之說於經有助使好逸者無以漢武明皇藉口呂氏求神仙延壽之說於經有勘然亦可備一經一筵進讀之一家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桑曰恭曰不敢皆原文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眞也。抑者。所以不然之也。如制欲去奢後。皆是也。畏者。敬畏也。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孔氏曰】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新安陳氏曰】孔氏以即田功。爲一篇之綱領也。迪哲四君。皆由於此。彼生則逸之君。只爲不知稼穡艱難耳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皆美也。昃。日昳。徒結反。遑。暇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惠鮮。

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去聲氣嗟吁貧窮與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閻攸無羊盤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問徵梁懿恭是一字

二字朱子曰二字采者須徵梁者須懿梁而不徵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梁易於暗弱徵者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陳氏大獻曰甲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並去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猶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德俊。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呂氏曰。凡有血氣惠於上陵必學問以下之抑損祇畏以自下則用力於無逸深矣。力不及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盤遊由。曰不敢。冀冀之小心也。此章言文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德俊。重農。敬天。抑損橫斂。大畧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爲防後世猶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

勗玄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而不言淫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天而包下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音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啟王受之迷亂
酗于酒德哉　酗　煦

無與每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胡孟反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函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是也　陳氏經曰　丙惟正之

供皆不以資賦爲吾逸樂之用也觀逸遊由人君未嘗無特不可過其則耳一日暫樂若未害也而以爲不可者蓋此心不可以斯須忘是故其心自此以往不可收拾矣○　官氏曰　雖戒成王實欲後嗣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觀賢以鑑其自逸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不能無也不可過爾過則人欲肆而入於亂亡矣故公使之無淫過于此一必絶之使無則迫蹙拘制矣觀逸遊田橫斂之源四者既省用有常經百度以萬民惟正之供始耽樂者毋自恕曰今日耽樂爾是心一流將二日三日浸浸終身不返矣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必至爲紂之徒無足怪也殷王受蓋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節矣　林氏曰　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坐一朝逸也周穆所至有車轍馬迹遊也太康畋洛表田也皆遥於此者○　西山眞氏曰　前舉二王不戒後舉紂王知所戒紂之惡

無不有。酗酒。其最也。人无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沈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薛氏曰。今日耽樂。與下詩所謂酣酒同義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誑胥賊胥訓誥張爲幻

胥相。訓誡。惠順。誨誑。古児反。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音炫觀者曰幻。叶音患。嘆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保惠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敝塞。好惡取予。與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爲幻也。【吕氏曰】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調護於日用功効相表裏也。○【新安陳氏曰】訓誨。忠言也。誨張。邪說也。忠言交進。則邪說莫行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入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爽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後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哭音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萃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爲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

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懷懷言之。陳氏大猷曰承上章無怨咸和之意。遂及於遠怨詛祝之詛。以言出乎神。謂之祝。○唐孔氏曰請神加殃謂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迪之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怨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音吏汝則皇自敬
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
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先其人其所誕毀之愆安而
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
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
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
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
已哉周孔氏曰皇大大自敬德○朱氏方大曰聞
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言之來皆箴砭之
益五以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苟
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怒
人之言未盡反已之功也○陳氏大猷曰四君
至明故能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
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音孤怨有同是叢音崇
于厥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知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顧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卑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仲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已怒以爲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林氏曰以詩張之誣妄殺如幽厲之監謗秦立誹謗法之類○陳氏經曰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惑之始也人主憂勤則心壯氣肅而一身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惰氣弛而一身和壽所以短也推言人主之壽下及小人怨詈之情可謂深切矣○夏氏曰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於一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

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罷氏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說應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諛佞。故欺誣之言日至於前。人君當修德以弭怨。不可以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怨之愈甚。大亂所潰。不可收拾矣。○[呂氏曰]無逸始以豫爲戒。終則以奢而忘言惑邪說。壞法度。沿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戒是數者也。○[新安陳氏曰]未章承上章。以論驩怨豈之道。然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以殺罰止怨而怨業又次矣。周公以怨豈等事覺廣君心。而伸智氏氣。其爲邦本國脉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兹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兹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董氏鼎曰]此篇望所其無逸。以爲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爲之目。此一書之大旨。商二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主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俱其不知艱難也。遂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爲言。爲真萬世之龜鑑哉

君奭　音式

召公生晏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詰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

篇篇中語多未詳今又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我固可見也　朱子曰召公不

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亦儘未了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悅之意朱子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問召公不悅之意朱子曰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此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捉得箇意脉子細看來是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声讀又曰召公不悅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去而當矣故周公言已一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其圖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呼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周公若曰君奭

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嘆其忠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呂氏曰】召公以盛滿欲去。周公又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排使去者有之。挽之留者鮮矣。大哉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又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周公懌然改矣。召公猶守己而成王留。周公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於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於隨所以篤於信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之。不知周公固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等放之。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天紊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於留召公歟。

君者尊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宮氏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殷之禍周之福也述殷之喪亡亦曰弗聖賢以天下之心爲心也人之或恨而不自強謂求乎于休時而不自脩也意天不福已也謂終出不祥而懼而不自強也意天必禍已也皆非也○〔新安陳氏曰〕此數句與召誥不敢知曰有歷年不敢延語脉畧同○〔臨川吳氏曰〕不幸天大降喪亡之禍于殷既墜其命而我有周既受之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常留無德則旋去有命者休之反出于不祥命之去也不祥命之留也不祥命然謂其基必可久長我所不敢知也雖曰我周既受天命然謂其終必至失墜我亦不敢知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嘆心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

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
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天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
過絶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呉子曰〕諸
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
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揔說上天與民
之意漢藝文志註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
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

天命不易天難諶其墜厥命弗克經歷嗣
前人恭明德　易音異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

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
德也〔呉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遐佚
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于我冲子

〔呉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
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
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冲子而已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前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陳氏曰]周公舉召公前日之言以儆之謂君昔已嘗言是其責在我矣周公自述已意謂我亦不敢安於天命而不求遠念天威及我民之無怠尤違肯勉我後嗣子孫遵所輔助將

大不能敬天敬民而至於過佚前人之光顯此時吾等可諛以退老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易保天難諶信恐其墜天命者以嗣君涉歷未深弗能經歷而嗣前人恭明之德故也我非能有正我所啓沛之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及於我冲子而已施如詩所謂施于孫子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篤固成王經歷未爲深所當輔之以嗣前人之光延長世德凝固天命吾等當留而不當遠去也此篇語句多有難曉只得其大意可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大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

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徜徉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七

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

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
得而聞矣〔陳氏曰〕湯初勝夏已有臣亳湯至太戊
春秋又有家父亦此類○〔愚齋董氏曰〕言有家父
高宗舊學之臣○〔呂氏曰〕捨傳說委也○〔息齋徐氏曰〕不言說即下文不言尚父
之意○〔臨川吳氏曰〕周公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
成中興者皆得六臣爲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生
也成湯之時其臣有如伊尹能相湯以格于皇天
湯雖聖亦賴伊尹之助也湯孫太甲之時有臣有
如保衡即伊尹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
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是鞏以尊伊尹
而不名太甲孫太戊之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
臣亳亦能治王家之事巫賢巫咸子保衡巫賢其上
盤之下不言其事蓋無可指定而言者也○〔陳氏
雖言曰〕此周公叙商六臣之烈以告召公而勉其
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成湯保衡之佐太甲伊

陟臣亳巫咸之佐太戊巫賢之佐祖乙其盤之
武丁雖其君臣有聖賢之分治化有淺深之異然
皆爲一代真名臣格于皇天者無間於天之辭與天
爲一者也格于帝者克厭於天之辭與天猶二者
也○又王家者功著於民之辭召公於此上比伊尹
而無所讓次比伊陟臣亳巫咸而有餘下比巫賢
其盤而遠過之今而求之則殷民反側之未安成
王守成之無助寧不愧於商之諸臣者乎此周公
所以勉留之之意也周公此言主於留召公而
發非爲人物評論然其立言之意抑揚高下自是
如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
歷年所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生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藥氏曰】以其祭上帝陟而配天猶言升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唐孔氏曰】多歷年之次所以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音丙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王氏炎曰】商大臣事業至於有爲而豈可求生○【陳氏雅言曰】周公言不特上文六臣能

有輔君之功。天之於商。其佑命之一也。純一而不已。故商國賢才衆多而能實言國以有人爲實也。是以當時在內。則大而百官著姓。小而王臣之微。莫不秉德明恤。此其在內者之皆賢也。在外則微而小臣。大而藩屏侯甸。者又莫不奔走服役。此其在外者之皆賢也。惟天佑命之純之故。君之用人。惟有德者是擧。而此衆賢之多。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共理也。是則商之賢人。其衆多如此。群臣有輔君之功。故君有化民之效。一人有所命令。於天下之民。如敬聽於卜筮而無不孚信也。周公此言。意謂商賢聖之君。其始以得五六大臣佐佑之。能得天佑命之純。是以衆賢維持而出無內外大小之間。明商之得人也。周公此意。謂欲召公公知五六二人。其進退係於國勢者如此。豈可以盛滿難居爲懼。而果於求退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

邦

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雅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永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

於我新造之邦而勗與國俱顯矣孔氏曰言天書
安治有殷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戚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又是有堅固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呉氏曰平格謂無一事不與必得其壽伊尹而下六臣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大位乃驟懈滅亡之威天不壽哉蓋無賢臣輔之以格于天故爾今汝永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不墜之命其能常治而顯朗我新造之周矣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新安陳氏曰寧王孔註以爲文王蔡傳以爲武王果武王也則下接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之文矣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上声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氏天宜生顛括皆名

言文王庶幾能修治嬖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脩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丕厥德降于國人

蘇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前言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道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又覆以明其意故以文王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音現　傳同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去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輔翼至到實知天威乃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者見於上覆

敷敉天下章同 員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也○ 陳氏雅言曰亦惟純佑者即上章天惟純佑命之謂也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于上帝者即上章周公不秉德明禋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之意也上章言商賢聖之君皆已受天命之君也故以一人有事於四方若下篇周不是孚言之言其效足以化民也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惟時受有殷命哉言之言其效有以得於天也周公言此意謂文王得此五臣之助亦如商之衆君得上六臣之助五臣之助亦如商之衆君得佑命之純於周無異於昔之純於商也天眷厚而賢才衆多者蓋以大臣之德有以契於天故其道有以顯其君賢臣輔而君德脩著不惟其君之德有以格夫天是則文王之所以受有殷命之故雖文王之德也亦五臣之助也

周公此言告王於留召二公故皆歸重於臣之辭召公縱不及以商之大臣爲念獨不及以周之五臣爲意乎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賢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聲迪有天祿其後賢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大盡稱武王之

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昌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莫盛焉不與【音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新安陳氏曰】此篇四臣之助也上言散先王猶有賴於五臣四臣召公太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有賴於四臣之助也上言散先王猶有賴於四臣召公可不鑒之而遽求王乎。留之之意切矣。【陳氏櫛】此四臣致治武王之興皆賴此四臣之功也。四臣之才德蓋公全心憲中正出之可以爲將入之可以爲相無所不可於此可見其即立政所謂義德容德之士也歟。【臨川吳氏曰】林氏云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叔等五人者豈其遺事王季文武耶。伊陟事湯又事太甲伊陟乃尹子臣亳非湯諮臣即後世臣巫咸巫賢世爲太臣甘盤小乙諮臣以遺武丁世不及大公今周公德故武丁世不及傳說文武世不及大公今周公與召公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若造德不降我則鴟鴞不聞曷其有能格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沉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攷周易不及未詳考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考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音拳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夏氏曰】大無盡責於我一人○【愈齋余氏曰】召公若收斂退藏罔敢勉成王之所不

肅亦通○【張子曰】考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王氏炎曰】文王之興鳳鳴岐山爲周受命之符召公苟去周不能如五臣輔文王以聞鳴鳳之祥況能如伊陟臣扈之格天帝乎○【孔氏曰】我往與故棄其共齊渡成王○【新安陳氏曰】大無專責於我召公苟收斂退藏不勉王所不及以老成之德自居我恐鳴鳳之祥不復聞矣況曰其有能如古人之格天帝乎然此等句實聲牙難通唯挽留召公之意猶可認耳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致指上文所言周公嘆息欲召公大

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音綣呂締反計造鑒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叢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苦燥濕欲其調齊才詣反槃錯萌音紛結欲其解紓音鼠閻音暗汚音烏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音亮與夫耿音忻患失乾音干沒史記張湯爲小吏乾沒註謂隨勢浮沉也者未嘗無豺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音牆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不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父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鄭氏曰召公不悅以臨總故自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有言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呂氏曰周公令謀於覓裕○呂氏曰周公後嗣前人兼明德不至於迷陳氏曰不以後人迷前人光也○新安陳氏曰不以後人迷前人光也○新安陳氏曰不以後人迷前人光也○新安

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也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

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張氏曰〕臣者君之偶〇〔陳氏曰〕乘載也作民極置之其瞻以爲民極也猶賁飾也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偶配輔佐後王命之大如此在今當亶誠以乘載此大命不可失墜而處去是隊此命非乘此命矣又欲其追念文王眷遇之德爲我周大受無窮之憂耳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入而召公復舉文武以感動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亶其汝克敬以亡監于啟喪去聲大否部卦反肆念我天威

大不可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
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
天威之可畏乎

西山眞氏曰周公言天威曰肆念我天威蓋天在
我而不在殷此心少有不存則是不足以承天威全
必求之於外乎○新安陳氏曰我天威始終言我
受天命大臣與國同躰天命天威皆以我爲言不
敢以不切
己視之也

予不敢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
弗戡厥敬德明我後民在讓後人予
不時

戡勝升菴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
此告語去聲予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
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
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
敬德益加寅畏明揚後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
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扶又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朱子曰〕襄我二人。周公自謂〇〔輯錄曰〕公〇〔陳氏經曰〕今〇時未至〔王氏曰〕大臣之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善而無妨功害能此所以能明後民〇〔陳氏經曰〕今〇時未至盛大未有賢後可讓乃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爲慮有賢者可以讓則身可退矣能薦賢所以不免於議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戊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扶又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於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〇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音悅而從者也〔輯錄曰〕以我二人享輔之故〇周室乃有今一日之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爲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乃已耳〇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周不率俾也此二章以文武留召公言下文言不惠若茲朕多誥語皆相應告汝皆我允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之心也。我豈不信而惟若此。詰語乎。我豈不相惠順。而若此多誥乎。未謂今日之休。不可特前人之功。所當終。必極天所覆。日之所照。皆臣服。然後文王之功。方可以言成。我與汝當同任其責。而成之。惟不倦。可以成終。召公殆未可去也。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未以文武與身留之。諄切至此。召公得不留哉。○陳氏雅言曰。是時洛邑既定。頑民既遷。有卷卷向鳳凰之歌。有既醉皇皇鶯鳥之雅。謂之今日休宜矣。然而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民未來。謂之我咸成文王功。于不忘。召公得不留意哉。呂氏曰。言可謂深摯。周公之心。而善處人情之論者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蔀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除亦可悲矣。〔夏氏曰〕天命難謀。民心難保。大臣去留。輕繫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陳氏大猷曰〕召公去則天命將替。民生失所。此周公所閔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本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嘆眷懷謂召公踐歷詔嗚呼
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克遠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詰徂敬用治。不可忽也。
此召公已留周公紹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去聲下同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張氏曰召公初輔成王。有始矣而來終不能終也。○
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
五人。至武王時二人而已。君若求
去豈我一人所能哉。或憂之深。是以留之。功留之
功。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
新安陳氏曰盤庚誓羣臣。君輿尤甚。多不可解。惟留召公之意可必耶。姑承說之畧通者而缺其不可
可也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
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
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去聲降
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
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
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

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二叔以主少去聲國
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貳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
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
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
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
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
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俾
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貶之卿也。蔡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

呂氏曰 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其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權周公位家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處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

呂氏曰 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問周公誅管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息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朱子曰。是但他豈得已爲此哉。莫到低一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去監。他爲其至親可待。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糾合出得个兒子。也低地彼此相救。想見他當時日夜去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爲天子。汝是兄。今却只低地。管叔被他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季度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不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想見當時彼管叔做出這事來。鬆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是時也是被他害。得猛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彼猶但當時於家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彼猶只是獃子。周公被三叔監殷。此却與武庚教。此是一段大疎脫事。若當時不便平息得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

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二叔。以爲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去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霍叔處。○孔氏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主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也。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唐孔氏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不立管叔之後者。罪重或無子。或有而不賢也。杜預曰。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張氏震曰象得罪於舜。安得不貶之。以息管叔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罹叔不絕其身。蔡叔不絕其子。而管叔獨不免誅絕。息與義並行而不悖也。○林氏曰蔡叔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賢而封之。不以父而棄。○葉氏曰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命仲。一也。○魏氏了翁曰左傳定公四年二月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己字極好。玩味可見。周

公太聖人蔡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祖德則以爲已卿士真與矣地同其大也仲無君國之理删贖在而輒立衛所以亂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 行胡孟反 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 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遹追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遠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遹追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勉也垂憲乃後所謂遹追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遠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呂氏曰子之新善者則父之舊愆庶乎可掩蔡叔之惡既無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貽子孫。仲乃一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繫焉。
盍追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無怠。以垂法於後。斯
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後。不可不謹其源
也。○張氏曰邁迹自勞謂生於群叔之間。而能脫
身自立爲善。○陳氏傅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
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先其父者。於
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
而不敢盡言。是愈疎矣。成王於仲親親之道也。有
禹。故鯀得以如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得不
於酷吏。蔡仲在人其謂叔曰辛哉有子如此歟。故
曰孟前人之愆○西山真氏曰書蔡仲之命爾
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
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
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
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孝義甫
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
父之愆矣○新安陳氏曰子能改父之惡而爲善
則孝矣。爲子而孝。斯爲臣而忠。古人云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是惟忠本於惟孝也。克勤無怠。以垂憲
乃後。即所謂邁迹自勞。此一語不必分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大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
者大甲蔡仲之有間去聲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
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不可爲之惡。爾其可不戒
之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不窮

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呂]建國之始必審其始而思其終一終一始其事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於初而不思其終則終必困窮雖蔥然憂懼無益也語以謹始而即援以慮終終始一理之教也○[陳氏大猷曰]仲虺德政行能謹於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張氏][呂]感激者多銳於初而怠於終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康濟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陳氏雅言曰]此成王命蔡仲爲諸侯傳之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所謂盡一以出之亦以見侯職之所當盡者不止一端而足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並去聲）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已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

【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音詹。輒也。貌）小智耳。

【陳氏經】曰。舊章法度。皆中之所寓。度即舊章也。舊章。則已然之法度。則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伸懲創乃父之徇。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爲苛。故有此戒。

○【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欲亂之。聰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怠惰快動。皆怠尤。說說姦言。每乘其怠忽邊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詳。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乃聰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於樂循理者。則常若爲其縶維。而縱之。也。輕仲以英姚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如此。

○【陳氏】大猷曰。舊章常度。則中道所存。內不變於已。外不變於人。之私智。外不變於人心所同。道合而俟職盡矣。

○【陳氏】雅言曰。中者。人心所同有之。理。成王之命蔡仲。特欲率之。而已。舊章法度。皆中之理所寓。能遵夫舊章。守夫法度。則不期於已然之法。不發其當然之制。無非中也。苟不循聰明之自然。而能率中者也。不審視聽之間。則一偏之言易入。未免有敗常之慾。亦非能率中者也。故必循其聰明之自然。而不至於妄作。則有所守。而內無所特。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2101

肯非古是今而乖亂先王之典章乎。蔡於視聽之際而不至於或苟則公心益特而私意不奪。就肯從欲肯理而更其常行之法度乎。內外不變。則中道合而侯職盡。成王之於蔡仲。勉之者未幾而戒之者。蹟至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我命汝所言也 蕫氏悶曰此篇大旨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溫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室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爲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蹟自新。以垂憲乃後耳。蓋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猶童無改法度無同歸于亂嗚呼仁哉

書經大全八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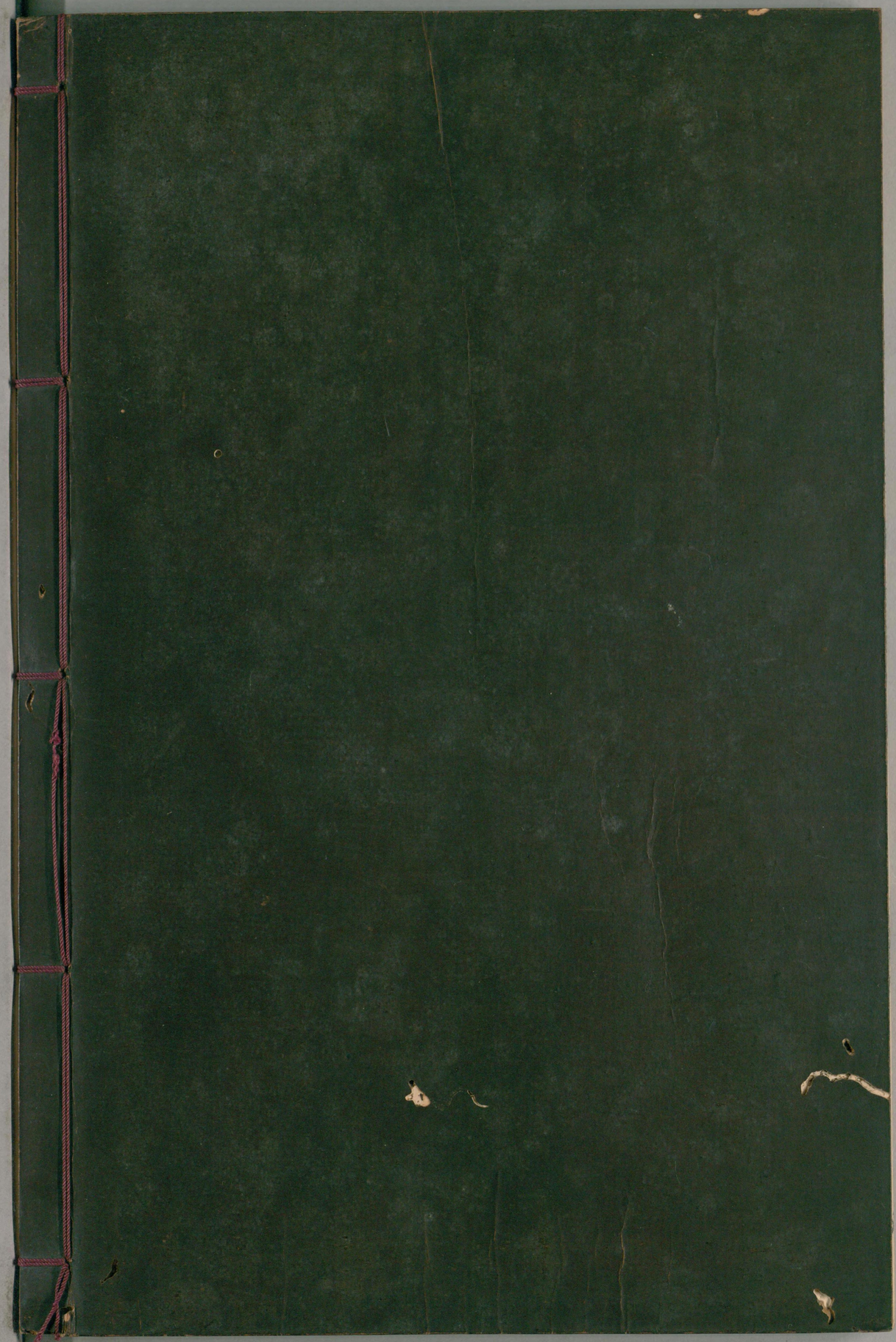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853
特別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